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三十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瓠字假借作壺

詩七月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此非訓壺爲瓠乃經借
壺爲瓠故傳謂壺卽瓠字於六書爲假借也爾雅釋木
有壺棗郭注云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
也借壺作瓠與毛詩正同釋文引孫炎注云棗形上小
下大似瓠故曰壺此卽郭之所本較郭語尤明

十二辰之禽

論衡物勢云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

何在曰寅本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犬也申猴也土不勝金

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
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元武也天
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
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
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
相刻則尤不相應又蔡中郎集月令問荅云凡十二辰
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
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
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
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

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疑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火麻爲金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碎通碎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案十二辰本於五行王仲任蔡伯喈俱據五行言之而不甚信余以五行推核之知此理不謬

盧鄭薄葬

後漢書鄭康成傳云疾篤遺令薄葬又太平御覽六百八載盧植別傳曰植初平三年卒臨田勅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疑棺字誤附體單帛而已此見二賢之安死儉葬亦有同志焉

穀梁經捷作接

春秋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今左氏穀梁皆作捷公羊作接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

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
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傳
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
納接留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留接捷二字古多互用

公羊經甯速

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氏公穀並同案公羊

解云正本作速字

曹謫

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據

此知賈氏所見公羊作甯速來聘即徐所謂正本是也
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云甯俞下音餘已同今本矣

美目揚兮

詩猗嗟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目揚俱美專欲

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然則此言美目揚兮
者謂目好眉又好美字兼目眉二事言之猶三章清揚
婉兮傳好眉目也謂清目揚眉目皆婉然好也上文
抑若揚兮分言眉之美下文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分言
目之美故傳云抑美色揚廣揚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恭
清與名皆言目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
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明與
名通而爾雅毛傳皆曰目上爲名者以猗嗟名兮美目
清兮連文清旣屬目嫌名不是目故以目之上下別之
所謂散言皆通對文則異也孫叔然注爾雅云目上平

博郭景純云眉眼之間謂眉之下眼之上也與爾雅本
經及毛詩皆合薛注西京賦亦曰昭眉睫之間

皇矣傳考正

詩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
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
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
也徂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
心密阮徂其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上帝者
之憤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者惡也廓大也憤
月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

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
大也乃眷然還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
常在文王所釋文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
爰度待洛反篇內皆同毛居也鄭謀也耆之巨夷反毛
惡也鄭老也正義曰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旣等故
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究謀釋詁文
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
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
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三

字當爲

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

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已義斯不然矣耆耆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文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宅居釋言文琳案箋訓正爲長而不云政當爲正則鄭所據毛詩本作其正不獲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

據王肅引家語云紂政失其道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
知王爲改正爲政以與鄭難孫毓明於王故述毛亦作
政左傳又四年作其政不獲與毛詩異或左傳亦本作
正也傳云究謀度居也度居二字亦肅所增蓋傳本云
究謀也故箋申之云度亦謀也爾雅釋詁度謀也釋言
宅居也古文尙書宅字兩漢人所引皆作度然以宅爲
度者今文形聲之誤而毛詩爲古文凡宅居皆作宅凡
度謀皆作度則未嘗溷也如鴻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箋云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箋云
宅居也皇矣此維與宅傳宅居也崧高定申伯之宅箋

云定其宅令往居謝閼宮遂荒徐宅傳宅居也元鳥宅
殷土芒箋云居亳之殷地如皇皇者華周爰咨度傳
咨禮義所宜爲度巧言予忖度之箋云國已能忖度讒
人之心皇矣爰究爰度箋云度亦謀也帝度其心傳心
能制義曰度度其鮮原箋云度謀也公劉度其隰原箋
云度其隰與原之多少抑不可度思箋云神之來至去
止不可度知閼宮是斷是度正義曰於是量度之宅與
度之不亂若此且皇矣上云爰究爰度下云此維與宅
公劉上云度其夕陽下云幽居允荒允可見宅居度謀
之區別分明矣此旣作爰究爰度則度字必當訓謀如

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左傳文四年引詩
爰究爰度注云究度皆謀也誰謂毛公學識反出杜預
下乎肅引家語云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不
料作僞之人稍不檢點猶蹈襲舊義訓度爲謀此固王
肅之疏漏處而亦見雅訓之難容誣也案正義引王肅
云乃往從之謀乃往從之居此度居二字爲王肅所增
之明證錦堂謹案縣度之薨薨傳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毛傳誤陳衆也言百姓之勤勉也二語相承
箋云度猶投也集解者持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
中釋文云韓詩云度墳也與箋義合釋文薨薨爾雅云
衆也王云亟疾也案正義釋毛云受取而居於板者惡
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正用肅說爲毛義也

也三字疑亦肅所私加今記於此以待後賢定之傳記

未見有以耆爲惡者惟周頌武者耆定爾功釋文於耆下
引韓詩云惡也不詳所本肅或據之遂取以難鄭故孫
毓云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家語
云天所惡焉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孫毓旣朋於王
家語又肅所撰故同以耆爲惡而不足取信也上云上
帝惡之下云憎其式廓不嫌複乎以耆爲老經典之通
義養老其惡此詩之誦訓舍老而言惡是棄其本訓而
拾其緒餘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此八字亦疑肅所
私加以證上文其正不獲之爲政四國爰究爰度之爲
四方之國從桀紂謀居不知毛意維此二國其正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者謂此夏殷之後其君長不得乎
帝心彼四方有道之國上帝於是謀究之於是謀度之
期欲得賢君以爲民主卽篇首所云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也下言上帝耆之憎共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者
謂上帝養老之不遽棄二國而二國不能改上帝心憎
其用惡浸大途眷顧西周而與之居也蓋上帝無私先
究度於四方晚而得之西土序所云天監代殷莫若周
也上帝耆之憎共式廓應上維此二國其正不獲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應上維彼四國爰究爰度鄭康成從魯
詩以改毛義故箋不與傳同

正義下引張融云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爲國名故

知此箋以密阮但共
爲四國本之魯詩

王肅自云述毛何所言更非毛意

桀紂身爲天子用大位行大政正天子之事上帝並以
此憎之故知此八字非毛傳本文也靡之爲大毛既有
傳式之爲用亦屬常訓又何煩此二語乎顧顧西土也
當作西顧顧西土也正義所載家語今家語無之據孔
氏所言知王肅旣竄改毛詩卽私撰家語以合其所改
罪案見在可覆審也嗟乎秦始皇焚書賴漢初之儒而
六經得如故王肅注書祇嫉鄭君之賢而欲出其上遂
逞其庸妄之見以顛倒六經肅之罪甚於始皇而晉唐
以來儒者罕覺其謬遂至轉相授受多爲小人所欺至

余而灼見其弊不得不大聲疾呼以救正之惜余老矣
於尚書毛詩禮記三書甫啟端以折其謬而精力未能
全逮後之人以余所考正者類推及之易易矣區區開
創之功自負當步趨漢儒後有明見卓識之士當不以
余言爲誣也

夢黃熊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
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釋文黃能如字一言奴來反
亦作熊音雄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

也一曰旣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鯨化爲二物乎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熊如熊黃白文孫炎曰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羆似豕之獸卽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能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王云鯨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

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髓何以得入
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
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
屏牆必是獸也張叔反論云賓爵下華王裁案田鼠上
騰牛哀虎變魀化爲熊久血爲磷積灰生蠅傳元潛通
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羸正沈璧
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菴兮魀殛變而
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
人讀雄與熊音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
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

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琳案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
肉目聲能獸堅中稱故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凡能之
屬皆从能能獸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凡熊之屬
皆从熊則能與熊異字異物正義既言諸本皆作熊又
引賈逵注作熊釋文云亦作熊知左氏古文本作熊矣
梁王劄臆說謂繇化是能鼃若熊獸不能入羽淵遂妄
改作能字孔氏駁正之是也鑄堂謹案禮記王制注云
晉侯夢黃能入國釋文黃
能乃登反本又作熊音雄正義引昭七年左傳作能字
又云按爾雅鼃三足能先師以為黃熊義或然也春秋
正義已定從熊字此反同釋文作能未引先儒黃熊之
說復疑而不能定五經正義作者非一人故時有異同
於此釋文兼述為能為熊兩說又引說文字林謂作能
可驗

亦是獸名不定爲鼈廣韻十六哈云能爾雅謂三足鼈也又獸名禹父所化也亦以禹父所化之能爲獸不爲鼈此皆知梁王改熊爲能訓鼈之不可通而曲通之者也陸氏不能辨禹父所化果是熊是鼈故詭隨作能希其兩通尙何譏於東海人之祭禹廟乎鄭注禮記月令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是讀鴻鴈來賓爲句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賓雀老爵也棲宿堂宇之間似賓客故曰賓雀是讀賓雀入大水爲蛤作句張叔從高誘讀也詩東山正義曰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張意當然爾雅釋訓薨薨增增衆也

釋文云薨薨顧舍人本作雄雄而廣韻薨能同在十七
登知古薨雄能熊聲皆同王氏之言是也左傳襄十年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正義曰此繇辭皆韻古
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
事也

淮夷蠻貊

詩閼宮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傳淮夷蠻貊而
夷行也案此傳當云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經言淮
夷蠻貊傳意止有淮夷而無蠻貊故謂蠻貊者卽淮夷
之中其性行似蠻貊者耳詩人欲誇大魯侯之功故分

列言之今本傳作蠻貊而夷行也是誤倒而字當作如
又傳當有淮夷蠻貊四字毛公先舉經文而後下以已
意俗本以下文夷行如蠻貊之蠻貊誤倒於上與上舉
經之淮夷蠻貊相連因疑蠻貊二字爲複而刪之也考
正義釋經云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又釋
傳云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此當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以蠻貊之
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
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
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則知孔本毛傳不誤原作夷
行如蠻貊甚明或問曰經言淮夷蠻貊是明有蠻貊矣

而傳以蠻貊卽淮夷何也琳案上章云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與此章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
文正同上不言蠻貊明此蠻貊卽淮夷類也且上篇泮
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皆止言淮夷不言蠻
貊此傳與經最合也毛公先秦大儒不容有誤

鬱香艸

周禮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
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
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釋曰王度記云天子以

鬯謂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
玉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階是鬱
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為鬯草也又禮記郊特牲周
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正義曰鬱合鬯者鬱鬱金草
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
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
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此序盧云言取草芬芳當香
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當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
常作鬱金香草合為鬯也案說文鬯部鬱芳艸也十葉
為貫百廿舊作廿非說文十部貫為周禮注補築以

煮之爲鬱从白冂缶鬯多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萼
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又
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鬱不同今多通用
林部字然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同知經典本與
說文合也

臧文仲居蔡

論語公冶長子曰臧文仲居蔡集解包曰蔡國君之寺
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朱子集註蔡大龜也案左傳襄
廿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
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

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季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王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元云曰蔡地因以名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下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曰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北知鄭康成包氏注論語如淳顏師古注漢書皆以爲

龜出蔡地曰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
訓何詁蔡爲大龜乎家語有龜名曰蔡之文此王肅好
與鄭難陰排論語注出蔡地之說耳乃杜氏注左傳臣
瓚注漢書朱子注論語皆知蔡爲大龜而不求大龜所
以名蔡之由故說多誤孔仲達順杜而非鄭其學識反
出顏師古下矣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
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
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
也此解與鄭包等同

有攸不惟臣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土女

據毛本

趙注

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

下云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此脫君子二

字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正義曰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據此則孟子本作有攸不惟臣趙注訓惟爲念北宋時撰正義尙作惟字朱子集注本誤作有攸不爲臣云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此不考之過所急當改正者

並趣羣望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杜注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案並走羣望當作並趣羣望字之壞

也詩棧樸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

俗作趨字

也箋云文

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故左右之諸臣之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望祀山川雖不積薪然諸臣之促疾祀事則同也古趣字多有誤作走者如玉篇趣下引詩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而今詩縣作來朝走馬是趣字譌走之證昭十七年嗇夫馳庶人走疑本作庶人趣走趣聲亦相近

秦儒

孔安國尚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正義曰衛宏

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
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
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
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皆異則皆使
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
土皆終命也案衛敬仲東漢初人所言坑儒事當得其
實秦以詭計絕斯文陷儒士至二世而亡無足異者獨
以儒者讀書明理宜知國之興亡乃秦亡在旦夕而諸
儒不知全身免害徒貪爲郎之榮至七百人一旦殲焉
同盡令後人旣憐其無辜又病其庸愚也若能如魯二

儒之抱道不出伏博士之耄而守經叔孫先之待時而
動雖行藏不同其明哲保身不媿為儒者宗則一也彼
七百人者其見及此歟

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傳駉駉眾多之貌征夫

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私當作和疏引外傳

及鄭志倣此因下云和當為私故後人改之為每懷也和當為私眾行夫既

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正義曰此既以每為雖懷為和而當作章傳云雖有中

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

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作

雖內多中和之道此懷字後人誤加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

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某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訓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皇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

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旣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列原咨詢傳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

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與其事正義曰鄭之此
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何謂忠信每懷
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
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
賢人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
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
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
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
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
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

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譌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此於篇末通說五章六言非覆中每懷靡及一言也謂忠信爲中和者禮中庸記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中和卽忠信也必言忠信者次四章章言周周爲忠信故

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破和爲私而此云中
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乖蓋不知中
和爲忠信忠信爲周故也上傳每懷爲懷
私者謂每人懷其私每爲每人懷爲懷私非
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亦非訓每懷爲懷私也
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民每懷
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
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
正同可互證也烝民每懷靡及正義引王肅云
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
及亦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以與鄭難今傳有
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
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

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徧檢書傳
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
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則訓
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
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寧傳箋皆以
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申每懷靡及云雖內多中
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
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
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
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

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
復解傳中和爲思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
曰鄭說贊成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篤
識過前儒

經義雜記卷第三十

經七千三百七十四字
注五百卅二字

曾孫繼宏修錄

元孫

禮堂
鑄堂
鑄堂
配堂

同校字

經義雜記敘錄一卷

元 孫 常 州 學 生 戴 儒 堂 編

原序一首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
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
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
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
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
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令長是也禮記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論

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又曰推十合一爲士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烏旡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又曰巢之爲言續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又曰貉之爲言惡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曰洚水者洪水也又曰人者仁也聖賢之詁訓聲音之學何如哉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聖門之校訂之學何

如哉秦漢大儒精專斯業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韓嬰司
馬遷孔安國司馬相如楊雄劉向劉歆賈逵許慎馬融
蔡邕鄭康成盧植服虔應劭等學有純駁行有邪正然
並先儒之領袖後學之模範也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
有王弼書有偽孔杜預之春秋范甯之穀梁論語何晏
集解爾雅郭璞注皆昧於聲音詁訓疎於校讐者也疎
於校讐則多脫文譌字而失聖人手定之本經昧於聲
音詁訓則不識古人之語言文字而無以得聖人之真
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
明孔穎達等皆好尙後儒不知古學於是爲義疏爲釋

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者爲貴漢唐之說視之蔑如宋元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學習尙久矣毘陵臧玉林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旣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三十卷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惰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閉戶研述世無知者若璩旣讀是書先生命爲之序遂不敢辭而撫其顛末如此康熙三十六年季夏太原閻若璩謹序

序四首

毘陵臧子在東力學嗜古予既讀其所輯鄭康成論語
注盧子幹禮記注而愛重之矣今復出視令高祖玉林
先生經義雜記屬爲序引予讀其書隨筆劄記非古不
道有閭百詩徵士序痛斥俗學推崇古學竊不禁躍然
爲吾道慶也先生生長

國初其年殆與百詩亞彼時運會初開宗風未暢然而
落落數君子錯峙海內百詩外如顧亭林萬季野梅定
九胡朏明諸公事必稽覈言必典據古學之盛基於是
焉而先生亦其一也其考證之精博幾幾欲與顧閻諸
公抗行特默而好深湛之思不屑以標榜爲事故下士

罕知之要之先生之爲可傳自若也吁由先生以來又將百年矣天下風氣進而益上雅材碩彥奮起角立者數十百輩迄於今而三代以上聲音文字制度典章名物象數訓詁師法皆能頓十指而言其曲折彬彬盛哉溯厥首庸實維先生與顧閼諸公爲之導夫先路耳風流之所沾丐復有耳孫鵲起以古學名其家在東蓋坊諸所以擴大先生之遺緒者將於是乎在抑予觀此書發首第一卷第一則說論語正名彼時皇侃疏未出而已能尊信鄭氏正書字之義所謂先覺者非歟姚江盧召弓學士旣爲詮評予復接得數證載鄙著蛾術編而

俗所稱禰其祖者春秋內外傳衛世家皆無此言誠不知其何出也夫人之於俗學拒之不堅則於古學信之必不篤信之不篤則其好之必不深而又安望其有成讀先生書者當持此意以求之乾隆癸丑季春月下旬立夏後五日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前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嘉定王鳴盛撰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并爲一談而空疎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

不以爲俗卽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一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既不自表襮儕輩或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然聞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內尊崇古學者日益衆而文孫在東播染祖訓好學深

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
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
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
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
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
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
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
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
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者予是以重其書
而益重其人也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日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嘉定錢大昕拜譏

校書何放乎放於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後漢成帝時劉向及任宏尹咸李柱國各顯所能奏上向卒歆終其業於時有讎有校有竹有素蓋纂詳焉而千古之大業未有盛於鄭康成氏者也七略必衷六藝刪定必歸素王康成氏其亦漢之素王乎蓋一書流傳既久彼此乖異勢所必有也墨守一家以此攻彼夫人而自以爲能也而鄭君之學不主於墨守而主於兼綜不主於兼綜而

主於獨斷其於經字之當定者必相其文義之離合審其音韻之遠近以定衆說之是非而以已說爲之補正凡擬其音者例曰讀如讀若謂音同而義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曰讀爲讀曰謂易之以音相近之字而義乃愴然也凡審知爲聲相近若形相似二者之誤則曰當爲謂非六書假借而轉寫紕繆者也漢人作注皆不離此三者惟鄭君獨探其本原其序周禮有曰二鄭衛賈馬之文章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然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摭秘逸夫就其原文所謂相其文義之

離合也就其字之聲類所謂審其音韻之遠近也不知
虞夏商周之古音何以得其假借訓詁不知古賢聖之
用心又何以得其文義而定所從整百家之不齊與自
是至魏晉開師法尙在南北朝說音義家雖多而罕識
要領至唐顏籀爲太宗作定本陸氏作經典釋文孔氏
賈氏作義疏皆自以爲六藝所折衷究之定本不可遽
信釋文正義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經字之日譌而經
義何能畢合也

國朝右文超軼前古學士校讎之業至今日而極盛前
此顧寧人聞百詩江慎修惠定宇諸先生實始基之而

隱君子武進臧玉林先生潛德幽光世未知其人也今
得其經義雜記三十卷讀之發疑正讀必中旨繁勿羅
參證抉摘幽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至如詩禮二經王
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宜百詩氏之
贊歎欲絕也然百詩氏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等書
學者尊信久矣先生之書今乃行於世豈顯晦固有時
與抑傳之久者其出之固必後與王裁嘗謂校書必毋
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順其理今世穎異好學之士
不少倘善讀先生之書庶可心契康成氏之奧旨而孔
子微言七十子大義可由以不絕不乖也夫乾隆五十

八年六月金壇段玉裁拜手謹序

漢承秦滅學之後除挾書之律開購書之路由是羣經稍稍出焉或得諸屋壁或傳自宿儒故多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傳之者又經各數家淵原雖同支流派別兼之字或假借訓有多途解說之不能畫一勢所必然要皆各稟師承非有心立異至東漢之季博士弟子試科爭甲乙高下輒行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雖有宦者李巡白帝詔蔡邕等審定立石經焉保無已經竄改者乎厥後王肅欲與高密鄭公爲難改經字騰異說甚且造僞書六經之蝨賊萌蘖於此矣延及唐初陸德

明孔穎達輩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費孟荀虞
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注而用僞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
而用杜預漢學之未隊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用范甯
集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集解而孔包周馬鄭之注僅
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李孫之注皆亡尤可惜者盧侍
中植注禮記堪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焉陸氏釋文
雖頗采諸家異同之字而不能別白是非且或是非顛
倒詒誤後人宋元以降鄧下無譏矣承斯後者欲正經
文刊譌字復詁訓俾各還其朔豈不難哉

國朝文治肇隆人才輩出毘陵臧玉林先生殆應運而

生者著經義雜記三十卷讀之心目開朗昭若發矇說
焉備焉欲贊一辭而未能也段君若膺敘其書曰發疑
正讀必中肯綮旁羅參證挾摘幽微精心孤詣所到冰
釋之數語者道是書之美備矣聲復奚言哉惟是先生
之於六藝博綜衆說而以鄭公爲宗於六書則正畫審
音必以許祭酒說文解字爲則斯與聲深相契合者竊
謂先生之學識邁軼乎唐初羣儒之上而名顧不著於
當代聲年七十有三得見先生之書而始知先生距先
生之歿將百年矣潛德幽光晦之久者傳之亦久是書
將嘉惠來學於無窮也竊爲先生幸尤爲後學幸之是

爲序乾隆五十有八年歲在昭陽赤奮若塞壯月庚寅

晦東吳後學江聲拜撰

江孝廉序手書篆文珍藏於家行笈中失檢未帶故以另錄副

本付梓
鐘堂記

評校語二則

王給諫

顯曾

曰昔戴吉士云惠氏求其古東原求其是

然所謂是者仍東原之所見也元生此書則求其於古
失每論及毛詩爾雅尤能曲折明其所以然之故甲寅
季冬讀竟於濟南節署

先生於漢學記覽富考核精尤深於小學近代殆眇其
匹而不求人知得闇微君一人爲之知己死可不恨矣

後之人若去其煩雜而條理之傳世行遠無疑也余嘗
謂人必有高第弟子及賢子孫而後可以著書斯在東
之責也夫乾隆辛亥三月十一日環校畢記

目

經義雜記第一

正名凡十四則

經義雜記第二

十幹凡十六則

經義雜記第三

韋昭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四

騷牡凡二十一則

經義雜記第五

君子凡二十則

經義雜記第六

北風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七

碩然凡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八

李翱凡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九

維牛凡十六則

經義雜記第十

五里凡十一則

右上帙十卷

經義雜記第十一

義疏凡十四則

經義雜記第十二

漢石凡十二則

經義雜記第十三

旋勤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十四

卻行凡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十五

檀弓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十六

大戴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十七

而民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十八

爵與凡二十一則

經義雜記第十九

經典凡二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

宋災凡十九則

右中帙十卷

經義雜記第二十一

伍舉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二

仲秋凡十四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三

匠人凡十七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四

更定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五

東漢凡二十一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六

人偶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七

僕展凡二十二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八

虞子幹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九

馬敗凡十六則

經義雜記第三十

軻字凡十五則

右下帙十卷

通計三十卷五百一十七則

新修常州府志儒林傳

臧琳字玉林武進諸生好博綜經史百氏之書閒有不

合意親又易一書讀之後見朱子教人循序漸進之法
始大悔悟變前所爲其父于經誨之曰吾不願汝獲科
名爲喜願汝爲吾城氏讀書種子幸矣琳謹佩父言遂
專以讀書考古爲務所著有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
經義雜記三十卷問禮記中太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
闕處當補誠意正學者最切要處所以成始而成終者
不當退移於後以宋元明已來人多好改竄因作大學
考異二卷以漢注古本爲得其真又有知人編三卷因
學鈔十八卷舉動一依昔賢爲則其教人先以爾雅說
文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其論治經

也必以漢注唐疏為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授以後儒之傳注非特理奧有不能驟領亦懼為其所隘也太原閻若璩嘗序其書稱其深明兩漢之學一字一句無不精確云康熙五十二年卒年六十四乾隆壬子季夏

賜進士及第

誥授朝議大夫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餘姚盧文昭撰

武進學生臧先生家傳

先生名琳字玉林姓臧氏常州府武進縣人祖肇元字

省三父于經字善文母彭氏生二男子先生其次也幼
端敏不好弄喜博綜經史百氏之書下至釋道稗官野
紀皆所流覽不當意者時棄之多不卒業善文公訓以
朱子讀書循序漸進之法始大悔悟冠租武進縣學
博士弟子員文名騰躍善文公教之曰吾不以汝驟獲
科名爲幸能爲吾臧氏讀書種子則善矣先生色喜拜
受之自有明三百年來士人多限於制義而不能自拔
其爲詞章之學者無論矣爲義理之學者或貌襲程朱
自以爲多或言不用六經可以明心見性此聖人之意
不明於天下後世六經幾何不爲糟粕也先生始獨憂

之教門人後進以小學必以爾雅說文爲宗曰不我字
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其論治經也必以漢注
唐疏爲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採以後爲之
傳注非特理與有不能驟領亦懼爲其隘也善文公旣
以讀書種子則先生先生亦以此自任遂絕意舉子業
一以研經考古爲務嘗撰述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
凡自漢伏勝孔安國許慎鄭康成馬融王肅及明邱濬
王樵之說莫不搜輯贅梓棄瑕取瑜又時出己論補先
儒之所闕垂二十年而成又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
閻徵士若璩序之云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尹漢之學

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一字一可無不精確洵可謂首出之士矣鍵戶研述世無知者學者誦聞徵士之序言可以想見先生之學行矣嘗謂禮記中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關頭於學者最爲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移於後以宋元明以來學者好爲改竄因作大學考異二卷而以漢注舊本爲得其真先生之學於六經無不通而尤邃於尚書春秋於禮有輯錄而未成又有水經注纂三卷知八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皆藏於家先生性孝友事父如事君晨昏定省無間侍膝下不敢輕發一語有妹適

汪氏夫卒子幼迎歸十餘年撫甥如子既長爲娶分所
居以居之又善相土壻寧國府教授張綸布衣士也一
見奇之以伯女贅於家而自課其學業族人有輕綸者
一旦設宴中庭飭行李具白金五十兩命之遊學京師
勉之曰學不成名勿歸也後綸中康熙庚子舉人雍正
庚戌進士其所爲率類此平居未明卽起夜分而寢舉
動一依昔賢爲則配馮氏閨門之內如賓友生順治七
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時以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亥時終享年六十有四子四人廷獻廷輔廷弼廷猷廷
獻業儒廷猷幼殤女四人長適張氏次適莫氏次適胡

氏次適丁氏孫男二人兆元兆魁

贊曰先生恬於榮利一以誣述聖經爲務所謂讀書種子不信然哉其居家爲政孝友旣可見矣方達常接先生言論溫然無疾遽之容篤學至老不倦是非所稱隱德君子者歟康熙五十六年夏四月同里後學楊方達頓首拜譔

武進臧布衣傳

附

布衣姓臧氏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

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葬孺慕以終
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嫁之負貸者代
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蓋有以自恃也生
子四鏞堂鱣堂禮堂祀堂卒於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
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於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
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
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
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
水經注纂三卷皆未傳於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
其子鏞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

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啟其篋校錄之
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於地下矣嘉
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
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啟後學
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時嘉慶三年春二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文淵閣直
閣事 南書房行走提督浙江學政儀徵阮元撰

維我

高祖玉林公著書未刊四傳至

先考不絕如縷

先考鐫藏遺稿甚固教不孝等讀書粗有知識始

敢篋校錄欲擇其要者付梓由是當世學者

前知有

玉林先生其人 阮司農爲

先考著傳論

先考能守先緒啟後學恭錄此傳以見我

高祖之書之得傳也今經義雜記三十卷汗青斯竟

而不能起

先考於九原一覩之而生喜色也痛何如矣嘉慶

四年歲次己未冬十月朔
孤子鏞堂泣識於
 傳後時在南海古藥洲

經義雜記敘錄一卷

正文五千六百九十五字
 小注卅九字

經義雜記卅卷其計經十七萬五千八百十五字注
 二萬三百九十七字敘錄一卷其五千七百卅四字

順德
胡垣表
 寫樣馮裕祥鐫字

經義雜記跋

虞學士校刊經典釋文後附考證數卷多引武進臧
玉林先生之說先生在康熙朝與閻百詩友善所著
書甚多經義雜記三十卷其一也先生元孫在東從
學士遊故學士得見之嘗謂元照曰人誠不可無賢
子孫也臧先生之書使無在東則吾何由見之哉元
照去年始獲交於在東在東篤志讀經力宗鄭氏學
所著有拜經日記八卷皆發明古義者每出一說引
證甚備是非甚確元照心折之以娛親小言就正在
東不以爲非因曰子不可不讀吾高祖書也遂出以

見示每卷有標目而不分門故名雜記其會粹唐以前諸儒之說辨其離合皆有確徵不由臆決守經師之家法示來學之良規盡在是矣惜在東有粵東之行不得卒讀因綴數語於後以志景慕在東此行將剗劂是書公之同學嗚呼著書難傳之尤難今海內嗜古者衆發明古學而著書者亦多而在當日雖潛邱諸老於斯道尙未能甚遠而先生獨於闇淡寂寞之中矻矻成書獨探本原是非所謂豪傑之士乎在東勤勤章表此孝子慈孫所以不死其親之心也嘉慶三年九月歸安後學嚴元照謹跋